



成若干个通透的玻璃房子，考古人员在可以调控温湿度的舱内身着防护服进行分工作业。通过这种方式，实验室前移到了考古现场，出土文物可在第一时间得到保护和研究。而镜头外的我们，与时代一起，扮演着缺席的在场者的角色。

三大青铜文明体现“试错”过程

这种技术魔幻主义的发掘现场是1921年的印度和1929年的中国不敢想象的，更是1870年的施里曼和1900年的伊文思不敢想象的。1870年军火商海因里希·施里曼为着寻找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一头扎进了小亚细亚西北角的地下世界，其决绝坚毅一如哥伦布当年为了抵达“黄金遍地”的印度而投身浩瀚的太平洋；而且也像哥伦布一样，施里曼实际上发现的远比他主观上想寻求的更为奇妙。1873年，他宣布在地下找到了希腊英雄们用木马计攻陷的特洛伊城，之后又循着英雄们归航的路线转战希腊半岛南端，在这里又发掘出了阿特柔斯和阿伽门农位于迈锡尼的坟墓以及阿伽门农的金面具，还有梯林斯的“独眼巨人墙”。但实际上，他发现的并非荷马时代的遗存，而是属



上图：哈拉巴遗址。

于一个更古老的文明——爱琴文明，爱琴文明的源头和主导形态则是亚瑟·伊文思随后（1900年以后）在克里特岛上发现的米诺斯文明。米诺斯的王宫因为地震频发不断损毁、重建，所以文明进程依其王宫建筑的时代特征划分为旧王宫时代（前2100—前1750年）和新王宫时代（前1750—前1450年），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经伊文思修复过的新王宫占地达2.2万平方米，以1800平方米的中央庭院为中心伸展成四翼，大小宫室1500多间，楼高至5层，楼梯、廊柱曲折迂回，建筑群内给排水设施齐全，王后寝宫的外间配备浴室和冲水厕所。

在上述三个青铜文明发现之前，印度、中国、希腊这三大轴心文明（指拥有“轴心时代”的文明，“轴心时代”指的是公元前6—前3世纪这三大文明同时经历圣哲辈出，为后人的思想实践和制度实践确立基

左下图：米诺斯王宫复原图。

中下图：海因里希·施里曼为寻找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一头扎进了小亚细亚西北角的地下世界。

右下图：今克里特岛。

本框架和概念体系的时代），有两个只能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代的铁器时代（印度的后期吠陀，希腊的古风时代），中国文明史要早得多，但在考古学上也只能上溯到公元前1500年代的殷商时期。三大青铜文明的发现，不但把三大轴心文明的文明史都毫无疑问地推前到了公元前2000年代，从而在时间上正好衔接了公元前3000年代的中东文明（古两河和埃及），而且在空间上正好处在联结中东和三大轴心文明中心区域的中间位置。这个时空方位使我们可以大胆地判定它们作为试错性文明的性质，也就是说，三大轴心文明在中东文明的基础上孕育成长时会经历一个试错过程，三大青铜文明就体现了这个试错过程。

神学上被打垮，根本上被打垮

体现人类文化最高可能性的三大轴心文明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这本身就暗示了统一的全球文明史的存在。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相互塑造，这样的认知应该作为考古研究的前提，而不是结论。可以肯定的是，三大轴心文明都接受了中东文明作为文明基座的贡献，但中东文明自

